访谈对象：2016级本科生（来自韩国的留学生）， 由PPE转入社会学方向，现在研究生在读研的是社会工作。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2016级本科生，也是来自韩国的留学生，通过留学生考试考入北京大学的。最初选了PPE，大二下由PPE转入社会学方向，现在研究生在读研的是社会工作。**高中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 高中是文科。

**为什么选择PPE方向，什么时候决定学这个专业的？**

入学前，我对PPE和国际关系感兴趣，但是听说PPE比较难，认为肯定不是我选择的范围之内的。韩国留学生到2017级为止有一个各方向的学长、学姐们过来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专业来帮他们选方向的活动。我当时跟他们说我对PPE方向感兴趣，然后我被我一个学长的口才给洗脑了。他说三星的会长也是从人文学科开始的，像很多那种领头人物，首先要有一个人文素养，同时你要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有了解，然后他就说PPE是既可以学习社会科学、经济、哲学，既可以有人文素养的专业，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我就决定了选PPE方向。

**最初选择专业前做了什么准备吗？当时对PPE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在网上关于元培学院的资料找了一遍，但资料很少。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哲学学院的课也都找了一遍，但是因为入学前在网上能找到的东西很少，没有很大的帮助。入学后，有一个各方向的学长学姐以及老师学来介绍专业的活动，可能那个时候认知稍微多一点，但也只是一种表面的了解，只能看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学政治、经济、哲学的，教学计划等具体的都没有知道。

**你当时有没有想避开的专业？**

经济。**PPE不是包括经济吗？那你为什么还选了PPE?** 我入学前就听我辅导班的学长学姐说，经济和PPE非常难学，大学4年要比工商管理还要努力，你有这个信心才可以去学它们。但是我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可能学不了经济和PPE。而入学后一个学长说，如果你选PPE后不走经济方向的话，你就学一点经济既可以了，然后我被他说服了。

**你什么时候接触社会学的？**

大一选课时通识课列表中有社会学概论课，一个学长推荐给我这个课，他说选这个课这个学分肯定不浪费，我可以把它当作通识课，假如说我以后选择了社会学专业，这个课也可以是我的专业必修课，而且我可以了解社会学这个专业。听完后，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选了社会学概论课。

**你为什么选择转入社会学方向？**

我首先在大一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有过这样一个祷告，就说未来我会为什么样的人群工作，然后我得到的回答是女性。自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女权主义，而且主要以读书为主学习。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热点，而我并不想被它们所影响，所以我就没有去关注那些议题，通过读书学习了女性主义。读书的同时也听了社会系的一些课。因为国外社会学学说是所有学长学姐都推荐的一门特别好的课，所以大一下我听了李康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但那个学期我没有好好学习，没有专注于学习，有点抑郁。然后那个课我就没去考试,可能因为那是个导读课，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书都没有读，我背点资料后去考试可能违背这个课的初衷，我就把它我就没去考试，就让它挂掉了。再下一学期，也就是大二上，听了孙飞宇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觉得他上的这个理论课特别有意思，研究社会也特别有意思，而当时我学了PPE中的政治学，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我感觉有点摸不着，但是社会学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很实在的。PPE中的其他两个专业也是这样，并没有觉得PPE有意思。当时我还在学PPE，可能真的只是因为PPE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厉害，没有办法放弃它。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自己可能对社会学更感兴趣，而且社会性别这个话题本身就是社会学专业所拥有的。

**兴趣的改变主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大一寒假。刚才我也跟你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时我祷告问神未来会为之服务的对象是谁，然后我得到的回复感觉是女性。就是通过一次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为一个韩国女性经济人协会和昆明女企业家协会，他们两个有战略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在中间做翻译。然后当时有一个女性议员，她说了很简短的几句话，就特别触动我，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这可能就是神的回应了。她说姐妹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在家是一个人的媳妇，你们在家里要服侍你的公公婆婆，还要服侍你的丈夫，出来，你们要在男人为主的世界里与男人去竞争，姐妹们你们辛苦了。她就说了这么很简短的一句话，但特别触动我，我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我信仰的神为我预备的路，我想为女性工作，然后我就有了那种想法的转变，我的兴趣点发生了改变，并且为之去读各种相关的书来积累知识。大二上已经听完孙飞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明确了我对社会学的兴趣，对那个时候不仅是女性学，对整个社会学的兴趣已经明确下来了。同时，我也明确了PPE不是我的路，就是我会放下了对选择的负担。

**你说了你入学前对国际关系也有兴趣，那你读PPE时有没有想过转入国际关系方向?**

我一直是想有机会去旁听一个国际关系的课，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去旁听。然后有可能是大二上，那个时候可能还是PPE，选了一个国际关系的课。但是可能听完并没有特别感兴趣，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先接受了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学的一个培养，他会把政治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看，从概念的上角度去看什么是政治，它并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而是多人共同去参与进去的东西叫政治，但是到了国际关系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叫政治，就是这两个专业对政治的概念就不一样。而我身为一个已经接受了PPE政治学熏陶的人来说，我会有一种抗拒，而且从这些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东西可能已经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了。而且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多人就说他们来到北大之后，觉得跟他们想象的国际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我可能听他们的评价影响也很多，然后我自己去完之后也确实觉得跟我期待的不一样。因为我可能对政治学的东西，更多是偏政治哲学的了解。

**你认为和PPE相比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转方向时有没有考虑过？**

转方向时没有考虑过。因为我不是已经毕业了吗？这是毕业的时候很焦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工作。什么样的人想要受社会学背景的人？一般就是政府组织，我去不了，我没有办法在中国政府组织工作，然后记者没有考虑过，NGO可能是我考虑的方向，但是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我能做什么”。大家都会觉得社会学出来都是搞定量、搞金融，但我不搞定量，我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觉得我除了学术之外没有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我其实很焦虑。但是我觉得PPE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出来之后能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觉得社会科学都差不多

**转方向时有没有他人的影响？**

反正决定肯定是自己做的，但是我室友们就看着我口口声声说，我喜欢PPE，但其实并没有为之付出同样多的努力。也就是也骂醒了我，但我确实也觉得如果我也真的喜欢PPE，我肯定是为之拼命学习，但确实没有那么喜欢，我在自己的专业课还没有学好的情况下，读了很多与PPE无关的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书。**有没有父母的影响？**只有在选择元培的时候有,我选专业和转方向时没有。从小我们家就是放任，我爸妈说你选啥我都尊重你，所以我跟我哥从来我想做什么，就感觉所以他们不干涉我们的人生。

**你觉得专业认知的变化和自我认知的变化中哪一个对你转方向的影响更大?**

我对专业的兴趣发生了改变，我觉得对PPE这各专业的了解还是那些，政治学就是政治学，哲学就是哲学，经济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最开始我选择PPE，可能除了我自身兴趣之外，可能有一种社会对人的塑造的影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有范儿，所以我可能会向往着它。我后来我最终转方向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就是自我认知的这一部分。通过大学一年半的时间，我自己心里所向往的东西明确了，也就是明确了我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因此可以说自我认知变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吧。

**我可以理解成你的宗教信仰明确了你的兴趣，使得自我认知发生变化，选择转方向吗？**

可以。

**那你最初选方向的时候有没有信仰的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当时为什么不问问神（笑）。没有，但我并后悔自己学了一年半的PPE。最开始选择的时候并没有信仰的影响，但我不后悔不是因为我信仰不信仰，而是因为我能从政治、哲学、经济这三个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PPE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认识世界的基础。

**你转专业后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在学一个脚踏实地的东西，就是不像政治学那么虚无缥缈，不知道学完这些之后能干什么。因为我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而我觉得社会学也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东西，你能脚踏实地的站在地上跟人说话，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关注的议题也特别多，像我对社会性别感兴趣，可能有些人就是对农民工感兴趣，有些人对城市发展面貌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对少数民族感兴趣，就是感觉你的任何一个特区点都是能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我前一年半学期学的PPE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给我打开了可以用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方法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方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世界的方法。我在有这样的基础上再从到社会学，我会觉得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我觉得让我特别有意思。